

■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ZUO PIN XUAN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

汪名凡 汪华藻 编
舒其惠 蒋 静

责任编辑：邵泰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邵阳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0,000 印张：11.375 印数：1—39,500

〔湘教(84)12—2〕统一书号：7284·383 定价：1.30元

编 者 的 话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之多，可谓汗牛充栋，要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编出一种适合教学需要的作品选，并非易事。作为当代文学的配套教材的作品选，既要力求精简，又应顾及到各个方面。为此，我们采用了精选与简介相结合的办法，将该选而又无法收入的作品写点简介，既勾出原作的概貌，又对该作发表或出版的时间以及版本作点简单介绍，以便学员索找。虽然，这种办法不一定很完美，但却是我们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并在学习和研究了各种选本的长处和特色之后而采用的，基本上达到了既突出重点又兼及全面的目的。只要对这套选本中所列作品能基本掌握，那么，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概貌及其光辉成就，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这套选本，原是湖南师院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汪名凡、汪华藻、舒其惠、蒋静等同志为本系的当代文学教学而编选的，已被省内各专科学校及省外部分大专院校所采用。因此，湖南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决定将这套选本作为我

省当代文学自学考试的教材之一而交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正式出版之前，作了少量的增删和修订，对于自学者来说，也是大体适用的。有的作品对某些人事的描述，由于受到写作时的历史条件限制，现在读来感到有些不妥，除了非改不可者外，一般都保持原貌，未作改动，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由于水平所限，加之编写仓促，反复研讨不够，其中问题必然不少：诸如所选作品是否有当选而未选，不当选而又选入了的？各种体裁样式的作品比例是否适当？所写简介是否恰切、中肯？等等。希望读者多加批评指正，以便在重印时能有所修改提高。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短 篇 小 说

山地回忆·····	孙 犁(1)
黎明的河边·····	峻 青(8)
党费·····	王愿坚(40)
百合花·····	茹志鹃(51)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 蒙(61)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99)
“锻炼锻炼”·····	赵树理(115)
李双双小传·····	李 准(136)
班主任·····	刘心武(168)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193)
西线轶事·····	徐怀中(237)
乡场上·····	何士光(283)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293)
内当家·····	王润滋(305)

中 篇 小 说 简 介

铁木前传(孙 犁)·····	(323)
水滴石穿(康 濯)·····	(323)
人到中年(谌 容)·····	(324)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蔚林)·····	(325)
蝴蝶(王 蒙)·····	(327)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327)

蒲柳人家(刘绍棠).....	(328)
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	(329)
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	(330)
人生(路遥).....	(332)

长 篇 小 说 简 介

三里湾(赵树理).....	(334)
保卫延安(杜鹏程).....	(335)
红旗谱(梁 斌).....	(336)
红岩(罗广斌 杨益言).....	(337)
青春之歌(杨 沫).....	(339)
林海雪原(曲 波).....	(340)
三家巷(欧阳山).....	(341)
红日(吴 强).....	(342)
苦菜花(冯德英).....	(343)
百炼成钢(艾 芜).....	(344)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345)
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	(347)
创业史(柳 青).....	(348)
山乡巨变(周立波).....	(349)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350)
东方(魏 巍).....	(352)
李自成(第一、二卷)(姚雪垠).....	(353)
将军吟(莫应丰).....	(355)
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	(356)
芙蓉镇(古 华).....	(357)

山地回忆

——孙 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象炕台那样大，或是象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

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象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象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

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姐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象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象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姐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姐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象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选自《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开 头

有一个时期，人们曾把我当成了英雄，说我在坚持昌潍平原的敌后斗争中打开了新的局面，表现得非常勇敢、顽强，还有什么组织才能等等；可是我清楚地知道：任何新的局面，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打开的。如果他没有群众的支持，那么他就什么都作不成。且不要说整个的坚持昌潍平原的敌后斗争，就拿我在接受了领导潍河东岸的斗争任务以后，夜间经过敌占区从永安到河东的这一段路上所遭遇到的情况来说，如果没有小陈的一家人，我即使不被敌人打死也早就被河水淹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所以，每到人们要我讲斗争事迹的时候，我第一个提起来的的就是小陈。哦！你们也许要问了：“小陈是谁呀？那总不会是他的名字吧！”是的，“小陈”不是他的名字，只是他的姓。至于他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真是件遗憾的事情！可是，这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样的无名英雄不是还很多吗？我们会因为不晓得他们的名字而忘记了他们吗？不会的，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吧？

好，现在我就开始来讲叙这个故事。

那是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向胶东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匪军，已经窜进了半岛的中心。昌潍平原沦为敌后，还乡团的匪徒们到处疯狂地倒算、杀人。我们的区县机关，都改编成武工队的形式，大家拿起枪来，就地坚持斗争。那时候，我在西海军分区工作。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十点多钟吧，政治处张主任派人来叫我，到了他的屋里以后，我看见他站在黑洞洞的窗下，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出神。昏暗的灯光，照见了他的军帽下边的几丝白发，脸色显得异常阴沉。我的心里一动：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吧？他看见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说：

“河东的情况你听说了没有？”

“没有，”我说。“什么情况？”

“第一武工队垮啦！”他的声音非常低沉。“马汉东和刘均都牺牲了！”

啊！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第一武工队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一支武工队，马汉东和刘均，也都是我多年的老战友，抗战时期，我们一起坚持过海莱边区的游击战争，到昌潍来以后，他们两人就一直坚持在昌邑的南部，昌南的特务一提起马汉东和他的武工队来，都吓得直伸舌头。这次，侵犯胶东的敌人进入昌邑以后，河东地区就变成了敌人的据点和运输线，因此，组织上就把他们俩和第一武工队调到这个重要而艰苦的地区。他们坚持在烟潍公路两侧，打汽车，割电线，袭击还乡团匪徒，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运输线。可是，想不到他们竟然遭受了这么重大的损失，而且是这样的突然。

“叛徒，”张主任愤愤地说。“队伍不纯，出了叛徒，宿营地被敌人包围了，打了整整的一天……队伍垮了。……”张主任的话

突然停住了，大口的抽起烟来。他抽了一支又抽一支，一直沉默地抽了很久，望着窗外。最后，突然转回身来，提高了声音说：“老姚，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河东去，接替老马，担任第一武工队长，老杨给你当助手，连夜出发，赶快去把队伍整顿起来，继续坚持斗争。你有什么意见？”说罢，一双深沉的眼睛，就紧紧地盯着我，显出了无限信任和希望的神情。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当前的情况异常清楚地摆在面前：河东地区一定要坚持，第一武工队一定要整顿恢复，斗争一定要继续。党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时候，把这样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重担放在我的身上，是表示了多么大的信任啊！为了报答党对我的信任，为了给我的老战友报仇，为了拯救河东区正在遭受着敌人蹂躏的老百姓，前面就是刀山，是火海，我也决不退缩！

和张主任紧紧地握过手之后，我出来找着了老杨，立刻就向河东出发了。那时候，我们的机关住在昌邑的西部永安一带，到河东去，当中要经过一段匪军据点密集和还乡团统治严密的地区，这一段地区大约有四十多里路，只能在夜间插过去，白天根本不能通行。因此，我们决定加紧赶奔，争取天亮以前，渡过潍河，只要到了河东岸，白天就可以活动了。可是这一段路，我和老杨都不太熟，天又阴得象水盆一样，乌沉沉地不见一颗星星，看样子大雨很快地就要来了。在平原上，大雨中走夜路，就是熟路也常常会迷失方向，如果当真迷失了方向，天明以前赶不到潍河东岸去，那就糟了。因此，我们决定找一个向导。司令部侦通队李队长说，交通班的同志们经常到河东去联络，这一段路他们很熟，可是现在他们都出发了，只剩下一个小鬼在屋里，于是，他就去把那个小鬼叫来了。

他长得很矮，看样子顶多也不过十八岁。圆的脸，大眼睛，下巴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显然是子弹掠过时所留下的纪念。从

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是一个新兵了。一看见我们，他把冲锋枪往胸前一立，很熟练地行了一个军礼，就站在一旁，似乎有点羞怯地打量着我和老杨。

“小陈，”李队长爱抚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位是姚队长，这位是杨副队长。他们俩今夜要到河东去，带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要负责把他们送到”。

“是！”小陈答应得又响亮又坚决。

看着他那矮小的背影，我不禁犹豫起来了，心想：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哩，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向导？

李队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哈哈地笑着说：

“放心吧，老姚，他是交通班的骨干呢，你可别看他小；至于路，那更不用耽心，他的家就在潍河西岸，他爹他娘都是党员，他们一定能把你们送过河去。”

二

我们三人顺着田间的小路向东行进。

旷野里一片黑暗，天地融合在一起，什么也看不见。辽阔的平原上，没有一星灯光。大地似乎是沉沉地入睡了。然而，雷却在西北方向隆隆地滚动着，好象被那密密层层浓云紧紧地围住挣扎不出来似的，声音沉闷而又迟钝。闪电，在辽远的西北天空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呼啦呼啦地燃烧着。闷热，热得旷野里柳树上的蝉，竟然在半夜里叫了起来，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泥土气味：大雨眼看就要来了。这天气，使我非常着急。因为临走的时候张主任曾一再地嘱咐说：三天内一定要把队伍整理好，因为敌人已经从大泽山那面抽回了一个师，要对昌潍后方进行“扫荡”，如果在“扫荡”以前不能把队伍整理好，那么“扫荡”开始以后，地区也就难以坚持了，群众就要遭到更大的摧残，至于牵